向南直到安达卢西亚

简介：洛佩特吉成了布斯克茨的后妈

和@ 你要跳舞吗一起想的

没有地理知识和考据支持。布斯克茨他爹卡洛斯之前在巴萨当门将，洛佩特吉当过一阵子他的替补。全部脑补来源是如下几张图：

“塞吉，我觉得洛佩特吉有话跟你说。”皮克拍拍布斯克茨的肩膀对他说。那是2019年10月，诺坎普球场，天气还不错，微凉的晚风吹过来，灯光稀稀疏疏散布在深蓝的天空上，渐渐带走了布斯克茨踢完全场流的汗。

洛佩特吉果然在看着他。很不自然的，看着他。目光对接了一下，又更不自然的转开了，还用手摸了摸鼻子。

“他也许在等着我去叙旧，”布斯克茨说，问皮克：“你去吗？”

“我不去，”皮克嬉笑着说，“我都退出国家队了。”

那我肯定也会装作没看见，布斯克茨当时想，翻了个白眼。

结果这也只是让炸弹延迟了几个月，也让布斯克茨在激动的差点掀翻桌子的时候抓住了脱口而出的第一句台词：“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

“我现在就在告诉你，”他爸爸，卡洛斯，不是那个出名的卡洛斯，心平气和的在电话那端说：“我和胡伦打算结婚。”

“胡伦。”布斯克茨单手抓着电话筒，一只脚踩在被他差点掀翻的桌子上，让它堪堪保持平衡，鼻子里往外喷着气。

“你认识的那个胡伦，胡伦·洛佩特吉啊。唉，我跟你说，我们很认真的，都谈了快一年了。”

桌子终于倒了。

“我说你正好可以来参加。”爸爸说，“反正你们也放假。巴塞罗那很不安全吧，你正好向南来，安达卢西亚现在已经很温暖了，春天来了——我结婚儿子怎么能不来呢？”

“我这就来。”布斯克茨这么说，接下来的二百公里他脑子还在愤怒的盘旋着爸爸说的那几句话，再接下来的的二百公里他开始惶恐，后悔自己根本不该答应。但是他已经在半路上了，那感觉比坐在被利物浦1-0之后的半场更衣室还让人难受。而且，他悲哀的发现，他不是在开车，而是坐的飞机。

布斯克茨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咬着牙接受爸爸的拥抱，然后和洛佩特吉握手的，他俩穿着一套扎眼的白色同款运动衣，唯一值得高兴的是洛佩特吉看起来比他更加尴尬、更加不好意思，或者也许他天生就长这样，一副被人打了一拳以后又不敢回击的沮丧样子。

“你现在可以去你房间休息一下，”爸爸高兴地拍着他的后背，“然后马上就可以吃午饭了。”

午餐的环境很美，值得仔细的描述和称赞一番——那是客厅之外的阳台，正对着碧蓝色的地中海，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潮水移动的颇为缓慢，因为才是早春，海岸上没有一个孩子，显得神秘而宁静，就像阳光下的一块蓝宝石，澄静无暇，只有大朵的云彩和偶尔飞过的海鸥留下一道深色的影子。向外突出的阳台漆成白色，钩花的纱帘束起来，但是还是被风卷的轻轻拂动。而中间则摆着一个很大的长方餐桌，足够十个人围着吃饭。最中间放着一个直径三四十厘米的玻璃碗，堆着煮好的海鲜，鲜艳的龙虾和红壳的螃蟹。蚌壳在家常海鲜饭里张着嘴，酱汁摆了五六种。三个杯子里荡漾着葡萄酒。三个人坐在那里大眼瞪小眼。活像一出木偶剧。

爸爸为了活跃气氛先开了口，他大概知道这局面有点尴尬，但他是个乐观的人，自觉没什么不能克服的东西。只不过他开口开的太匆忙，以至于没想好自己该说什么。

“你们怎么不吃啊，”他说，对着儿子拉长的脸，“你看你瘦的。”又看了看旁边坐着的洛佩特吉，“你也吃，你也挺瘦。”

这时候他装作恍然大悟的样子，看了看儿子又看了看洛佩特吉：“别说你们长得还有点像。难怪要成为一家人了呢。”

没人搭理他，洛佩特吉在他的注视下低头整理了一下衣袖，而布斯克茨转头看着海面。

沉默。

“你尝尝这个虾。”洛佩特吉先站起来，用公勺舀起了一只虾，往布斯克茨的碗里送，但这个餐桌太大，他不动地就送不到对方盘里去，于是布斯克茨只得僵直着身体把盘子往前递，快要碰到的时候他手抖了一下，盘子撞上了勺子，那虾就径直的顺着盘子滑了下去。巴塞罗那历史上所有的传球都没这次这么尴尬。

沉默。

“海水挺干净的，估计过两个月就能游泳了。”布斯克茨说。

三个人都扭头过去，盯着一个人都没有的海滩默默无语。

“挺漂亮的。”洛佩特吉附和，就像他是第一次来塞维利亚一样。

他们都假装没看到那个虾。

“祝福你。”父亲先举杯，和儿子碰了一下，小心的避开了那只虾，“可惜你们都只能喝一小口，只有我能享受到。你，喝多了可能会把巴塞罗那的决议说出去，你，喝多了可能会交代什么皇马秘闻。”

也只有他自己为自己的俏皮话笑了。布斯克茨勉强挤出一个哭一样的笑容来。他抬眼看了一眼洛佩特吉，因为爸爸没看他，所以他也压根就没笑，只是侧过头去看着海面。

布斯克茨叹了一口气，他但愿自己是这只虾。

他只希望他爹喝多了不会左手揽一个右手揽一个大唱西班牙国歌。但是他也压抑着自己不要祈祷，因为祈祷里的一切坏事都会成真。

回到屋里的时候他想到前几天的内马尔他妈。巴萨的WhatsApp群里为这事笑翻天了，打开一片没有营养的OmgOmg。布斯克茨才不和他们一边见识，他默默欣赏完所有发言，在底下回复了一两句，他的发言介于阴阳怪气和嘲讽之间，让人说不出他是不是在骂人，生气又不能打他一拳，还具有一点让对手也赞叹的精妙简洁的语言艺术。

他幻想了一秒皮克听说他爸和洛佩特吉的事之后的蠢脸。

就一秒，真的，就一秒。一秒之后他已经大叫一声躺在了床上。

“我能进来一下吗，儿子？”下午四点的时候他爸爸敲了敲门。

“当然。”

卡洛斯进来的时候塞吉正对着窗户发呆。他很久没看到儿子这样发呆了，上次可能还是在u17梯队输球的时候，再上次是五岁的时候他射门总是被爸爸挡出来之后。

“你还是不接受？”卡洛斯坐在他旁边，和颜悦色的问他。

“我不接受能有什么变化吗？”小的那个布斯克茨说。

“这个对我真的很重要，儿子。”他说，“没有就会死。”

“你得癌症了吗？”布斯克茨猛的回头看向他爹，果然事情没这么简单，说不定他爹是需要换肾，而洛佩特吉和他配型成功。

“是爱啊儿子，没有你们的爱我就像死了一样。”他爹不可思议的望向他，“你还是不是西班牙人？”

“哦。”布斯克茨又兴味索然的低下头，小声说，“再给我点时间想想吧。”

“你别想了，”他爹用力地搂住他的肩膀，“我给你讲一个故事。”

“……你说。”

“从前有一个苏丹，苏丹有一个美丽的妻子。这个女子非常聪明，且非常贞洁，只忠诚于苏丹一个人。有一天，一个画师为她画像。在画像的时候，这个画师深深的爱上了她，在结束的时候，画师向王后要一个吻。王后明白画师的爱，但她不能回应。她让侍女拿上来三个蛋，涂了不同的颜色，让画师选一个。画师选了一个，王后就让他打开，是一个鸡蛋。王后让他再拿一个，他又拿了一个，还是个鸡蛋。于是王后说，这就是世界上的人，表面上有不同的声色，实际上只不过是同样的人。你可以从我的侍女中选一个去亲吻你，她与我不会有什么不同。画师听了以后就回家了。第二天，画师端了三杯液体，看起来都是澄清透明的，他让王后选一杯，王后选了一杯，是清水。画师让王后再选一杯，她以为仍然是清水，就一饮而尽，结果被呛得咳嗽了半天。原来这一杯里是烈酒。这就是爱情，画师说。于是王后知道了画师的答复。”

爸爸激情澎湃的把故事讲完了，还想继续补充一两句这种不可抵抗的爱情和他要结婚到底有何联系。

“可惜那时候没有啤酒，”布斯克茨堵死了他的下文：“不然画师就可以给她带一杯尿了。”

他没出去吃晚饭。九点钟的时候，洛佩特吉敲了敲他的门。

“我上次就想对你说来着。”他不好意思地说，“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开口。”

“我知道。”

“你想知道我是怎么认识你爹的吗？”

“你说吧。”

“我们……我们当然早就认识了。但是最近见面是我从马德里离开之后，那段时间你也知道，报纸到处都在写这件事。我就想找个没什么人的地方。然后我就回了塞维利亚，可是塞维利亚仍然人太多。于是我就从塞维利亚再往南走，到安达卢西亚的最南部。也就是这里 。你爹正好在这里度假。”

“然后我们就一起晒了几天太阳。你爹是个很热情的人，他是个……非常好的人。我就说了我最近发愁的事情，你爹就笑了，你爹说胡伦，你之前从马德里青训出来，然后跑到了巴塞罗那，按理说这样的履历，大家一般得骂死你，但是没啥人骂你，因为你一共也就出过五次场。现在大家骂你，是因为你进步了。你教练生涯过的比球员生涯辉煌很多，你看我，我现在再说点啥，哪有人来骂我嘛。”

布斯克茨短促的笑了一声。

“我同意了。”他说。

“啊？”

“反正你要比我尴尬一千倍。”

把明显兴奋又不敢和他拥抱的洛佩特吉送走之后，布斯克茨自己去沙滩上转了转。当然，他离海岸线远远的。走了一会儿以后他四处望望一个人也没有，连家里的灯光看起来都不如天上的星光亮的时候，他就干脆平躺了下来。

他想到他也可以讲一个故事，一个没那么遥远的故事。那时候他叫塞尔吉奥（当然现在也是），国家队还有另一位更出名的塞尔吉奥（好吧，现在还有）。于是印球衣的时候，有人问他要不要用他的姓氏称呼他。他说不要……可是到头来好像还是那个塞尔吉奥更出名一点。他是他爹的反面，争强好胜又不愿意用乐观的态度看待一切。从他的角度看过去，让他容忍世界上过有这么多塞尔吉奥的唯一一个解释就是，他知道大家都会退役，然后都会死，最后都会被忘记。死的时候谁也帮不上忙。这里没有俏皮话，没有修辞手段或者冠军亚军。他最后想，不管是什么样的爱，完美无瑕的爱，残缺的爱，患病的爱，拄着拐互相依靠的爱，神经病的爱，让人发笑的爱，肮脏的爱，甜美的爱，你最终都只能接受。他跟他爹可不一样，他爹觉得爱是主动选择和天使降临，可他只会觉得是人不得不接受的一种东西。到头来，酒和尿也没什么分别。他记得在青训营的时候一群小男孩一起看AV，无意中找到一个，是肚子上有一层层赘肉的女人和同样肥胖的男人做爱，大家把那个惊奇的看了一遍又一遍，捂着眼睛又好奇的去看，笑着叫别人也来看。可是塞尔吉奥没有笑。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只是在和唯一而必然的结局对抗。这种对抗就是这么恶心，而且必然会失败，就像印着塞尔吉奥的5号球衣，紧紧挨着印着塞尔吉奥的4号球衣。让他们权且发笑吧。

等他们笑累了的时候，就会看到星空，和星空后面遮掩的一切了。然后他们就会发现，他们也终究变成这个喜剧，和这个悲剧。像所有的故事一样，你笑啊笑啊，然后戛然而止。